

《切韻》與方言

為第十六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而作

李 榮

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

研究本字、古音和方言的常常引證《廣韻》以及其他《切韻》系統的韻書。因此有人問：“《廣韻》難道包羅萬象，什麼都有嗎？”“《廣韻》難道不會錯嗎？”“《廣韻》當然不是萬寶全書，恐怕也免不了有錯誤。關鍵是怎麼討論這類問題。現在舉“瑟瑟統欬梗欬稜揲廈”等九個例字，分成三節來討論。[壹]有的字《切韻》雖然跟現代方言不完全符合，《切韻》還是對的(瑟瑟統)。[貳]從現代方言看，有的字大概是《切韻》收字不全(欬梗欬)。[參]有的字《切韻》系統的韻書雖然收了，源流還需要探討(稜揲廈)。①為方便起見，下文有時用《切韻》代表《切韻》系統的韻書。

壹 有的字《切韻》雖然跟現代方言不完全符合，《切韻》還是對的(瑟瑟統)

A. 《切韻》“瑟、蝨”兩字同音，《切三》(S 2071)山櫛反，《唐韻》蔣斧歲本，國粹學報館影印與宋跋本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簡稱《王韻》，項跋本與敦煌本隨文注明所櫛反，《廣韻》所櫛切。有的方言“瑟”字的元音比“蝨”字開。例如：北京“瑟”[sɿʋ]，“蝨”[ʃɿ]；溫嶺“瑟”[səʔɿ]，“蝨”[qiʔɿ]。是不是《切韻》錯了呢？不能這麼說。《淮南·說林訓》《四部叢刊》本十七八：“頭蝨與空木之瑟，名同實異也。”高注：“頭中蝨，空木瑟，其音同，其實別異也。”說明兩個字當時同音。現代方言這兩個字也有同音的，如廣州讀[sətɿ]，南昌讀[sətɿ]，上海讀[səʔɿ]。有的現代方言這兩個字不同音，只能說是後來的分化。不能據此假設《切韻》時期這兩個字不同音。

B. 《切韻》“統”字去聲，《王韻》他宋反。現代方言“統”字上聲，如北京[t'uŋɿ]，溫嶺[t'uŋɿ]，廣州[t'ouŋɿ]。(上海話和永定(下洋)客家話古清音上聲和古清音去聲同調，上海[ɿ]，永定[ɿ]，南昌話古次清上聲和古次清去聲同調[ɿ]。這三處“統=痛”，上海[t'ouŋɿ]，永定[t'uŋɿ]，南昌[t'uŋɿ]，這類方言不能區別“統”字是古上聲還是古去聲。)但是不能因此就說《切韻》錯了。本文作者曾經廣泛搜集隋代詩文韻例，“統”字在隋代詩文裏一次用為韻脚：

於惟我皇，自天攸縱。九有懷德，八方咸統。治尚無為，民隨日用。淳風既□，式歌且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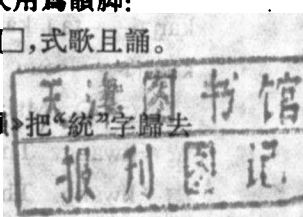
(建安公等造尼寺碑，開皇十一年[公元五九一年]，全隋文三十 9)

“縱統用誦”押韻。“統”字在宋韻，“縱用誦”三字在用韻，宋用兩韻同用。《切韻》把“統”字歸去聲符合隋代用韻。現代方言“統”讀上聲大概另有原因。

貳 從現代方言看，有的字大概是《切韻》收字不全(欬梗欬)

C. 《唐韻》去聲代韻：“欬，欬瘵現在一般寫作咳嗽”，苦概切；《王韻》“苦愛切”，音同；《廣韻》苦蓋切，“蓋”字誤。多數現代方言“欬”字的音似乎從古人聲德韻苦得反來，古音和“刻”字同音。例如：“欬瘵”北京[k'ɿ·sou]；溫嶺[k'ɿʔɿ·qiʔɿ]；上海[k'əʔɿ·sɿɿɿ]；南昌“欬瘵”說“欬”

① 參看拙著《音韻存稿》(1982年，商務印書館)107—118。《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》(1965)，119—126。《從現代方言論古聲母有一、二、四等》(1965)，127—134。《方言語音對應關係的例外》(1965)。



[k'ietɿ]。除北京“欸”字和“刻”字 [k'vɿ] 聲韻相同調不同之外 北京古清音入聲字今讀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去聲的都有，其他三處“欸”字都和“刻”字同音。（廣州說“欸” [k'etɿ]，無同音字。）自從段玉裁的《六書音均表》乾隆四十年乙未，公元一七七五年以來，大家都知道上古音“之部”所屬《切韻》咍海代三韻和德韻舒入相配。近人構擬上古音，之部舒聲寫作 [əg]，入聲寫作 [ək]。可能《切韻》著錄的“欸”字來自上古的 [k'əgʷ] 去聲；多數現代方言“欸”字來自上古的 [k'ək] 入聲，《切韻》時期也是 [k'ək] 入聲，不過《切韻》失收入聲的音。（《釋名·釋疾病》：“欸，刻也。”）

D. 《切三》和《王韻》“梗”字跟“莖”字同音。《切三》梗韻：“莖，芋莖”，古杏反。《王韻》：“莖，莖。”《廣韻》和《集韻》“莖”字都在耿韻。《廣韻》：“莖，芋莖也”，古幸切。《集韻》：“《博雅》即《廣雅》：[莖，]芋[也]，其莖謂之莖。”現代方言庚二等耕兩韻往往不分，不能鑑別“莖”字在梗韻還是在耿韻。並且“梗”字本身也有莖的意思。以下除引文外一律寫作“梗”。

“梗”字用於“桔梗藥名、梗直”等，方言的讀音都來自古開口古杏反。例如：北京 [kəŋɿ]，上海 [kǎɿ]，溫嶺 [kǎɿ]，南昌 [kiɛɿ]，廣州 [kəŋɿ]。

上海話“梗”字當“莖或莖狀物下文從簡作莖”講也讀 [kǎɿ]：菜梗 [ts'ɛɿ kǎɿ]，梗子 [kǎɿ tsɿɿ]，芹菜梗子 [dʒiɿ ts'ɛɿ - -]，蘋果梗子 [biŋɿ kuɿɿ - -]。除上海外，東南各省的方言，“梗”字當“莖”講常常讀如古合口。例如溫嶺“梗” [kuǎɿ]，用於“芋頭梗” [ɦyɿ dɿɿ kuǎɿ]，“糖梗甘蔗” [dōɿ kuǎɿ]，“出脚梗露着小腿” [tə'yɿ tɕiəɿ kuǎɿ]。南昌“梗子莖” [kuaŋɿ tsɿ]，“菜梗子” [ts'aiɿ - -]，“茶葉梗子” [ts'aɿ ietɿ - -]。高安“菜梗子” [ts'eiɿ kuaŋɿ tsu]（“桔梗” [tɕietɿ kiɛɿ]）。新淦“菜梗” [ts'aiɿ kuaŋɿ]，“梗”本調 [ɿ]，在這裏讀升變音。永定（下洋）“芋梗” [viɿ kuaŋɿ]，“菜梗” [ts'oiɿ kuaŋɿ]，“高粱梗” [kouɿ liəŋɿ kuaŋɿ]。廣州“菜梗” [ts'oiɿ kuaŋɿ] 或 [ts'oiɿ k'uaŋɿ]。

上海“梗”字 [kǎɿ] 一個音。永定“桔梗” [kiɿ kɛɿ] 的“梗”字 [kɛɿ] 和“芋梗”等的“梗”字 [kuaŋɿ] 都用同一個寫法，本地人說是一字兩音。大多數方言，當“莖”講的“梗”字口語音和文字往往聯系不起來，以為是有音無字，或採用訓讀的辦法，寫個同義字；只有通過方言比較，才能確定音韻地位。現在舉三個方言為例：

①董同龢的《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》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九本 81—210, 1948 189—190 頁：
kienɿ 耕

kaŋɿ 庚干支

kaŋɿ—miɿ kaŋɿ 米羹小孩喫的 | t'iauɿ kaŋɿ tsɿɿ [調羹子] 湯匙

kaŋɿ—taɿ kaŋɿ 打更 | sanɿ kaŋɿ panɿ iaɿ 三更半夜

kuaŋɿ—səuɿ kuaŋɿ [手] 手臂 | tiəŋɿ kuaŋɿ [脚] 小腿 | iauɿ kuaŋɿ [腰] 腰

② D. MacIver 編，M. C. Mackenzie 增訂，《廣東客家方言漢英詞典》：②

莖 'kwang The stalk of a plant. A stem, a twig. Also read kin.

礦 'kwang The ore of metals. A mine. ~山 | ~工 | ~石 | ~井

③ R. S. Maclay 和 C. C. Baldwin 的福州話拼音字典③：

梗直 'keng tik,

② A 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, Hakka-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-tung province, New edition, Shanghai, 1926.

③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. Foochow, 1870.

‘幹…… used for the coll. ‘kwang: the trunk of a tree, the stem or stalks of plants also read kang’, q. v.: COLL., 榦其幹 ch‘eu’ ㄓki ‘kuang, the trunk of a tree.

温嶺“梗”字開合對比很整齊。廣州主要元音略有差別。永定(下洋)、南昌、高安三處開口音差別較大，那是因為這三處梗二等開口韻有 [aŋ] 和 [(i)ɛn] 兩種讀法，“桔梗、梗直”的“梗”讀 [(i)ɛn] 韻。現在舉些個這三處方言梗二等開口韻讀 [aŋ] 韻的例子：

	髮	生	更	硬
永定(下洋)	p‘aŋɿ	saŋɿ	kaŋɿ	ŋaŋɿ
南昌	p‘aŋɿ	saŋɿ	kaŋɿ	ŋaŋɿ
高安	p‘aŋɿ	saŋɿ	kaŋɿ	ŋaŋɿ

華陽涼水井梗二等開口韻耕韻有兩種讀法跟以上三處相同。“庚更羹”和“梗合”開合對比也很整齊，很像温嶺，“梗合”的用法也像温嶺“出脚梗”；“耕”和“梗合”對比很像南昌、高安。廣東客家“梗合”字和“礦”字同音最有意思。“礦”字<切三>和<王韻>古猛反。<切韻>“梗”字和“礦”字開合相配。“梗”字讀如合口應該和“礦”字同音。廣東客家正是如此，可以證實“梗”當“莖”講是合口，<切韻>沒有收這個音，可以根據現代方言補充。可惜大部分方言“礦”字讀如“曠”字。<廣東客家方言>‘kwang 寫“莖”是訓讀的寫法，又音 ㄓkin 大概是“莖”字的讀音。

福州“幹”上聲‘kwang 是“梗合”訓讀字，“幹”去聲 kang’ 是“幹”的本音。“榦”是本地字，“榦其幹”是“樹的梗合”的意思。福州話植物的莖是“梗合” [kuaŋɿ]，葉是“箬” [nuoʔɿ]。現在把九處方言裏“梗合”跟有關的字音列表對比如下。請注意，各地“梗合”的音很相近。

	温嶺	廣州	永定	南昌	高安	華陽	廣東客家	福州
梗開	kāɿ	kəŋɿ	kenɿ	kienɿ	kienɿ			‘keng
梗合	kuāɿ	kuaŋɿ	kuəŋɿ	kuəŋɿ	kuəŋɿ	kuəŋɿ	‘kwang	‘kwang
礦							‘kwang	

E. <方言調查字表>感韻溪母列“坎 [砍]”，有人問根據什麼？<切三>感韻：“坎”苦感反。<切韻>系統的韻書不收“砍”字。<康熙字典>“砍，<篇海>苦感切，音坎，砍斫也。”所注音義可以用方言及文獻檢驗。現代方言“砍”字跟“坎”字同音，北京 [k’anɿ]，蘇州 [k’əŋɿ]，廣州 [həmɿ]。只有<切韻>感韻“苦感切”這個音才能解釋現代方言。現在看看文獻上的證據，宋朝張耒<明道雜誌>涵芬樓影印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 15：

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，一日，與賓佐出游。全忠忽指一方地曰：此可建一神祠，試召一視地工驗之。而召工久不至，全忠怒甚，見於辭色。左右皆恐。良久工至。全忠指地視示之。工再拜賀曰：此所謂乾上龍尾地，建廟固宜。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。全忠喜，薄賜而遣之。工出，賓僚或戲之曰：爾若非乾上龍尾，當坎下驢頭矣。東北人謂斫伐為坎。“坎下驢頭”與“乾上龍尾”相對，“乾”與“坎”同為八卦卦名。“坎下驢頭”就是“砍下驢頭”，是說地工風水先生要不是回答得好，就要被朱全忠砍頭了。一直到現在，“坎”字還有“砍”的用法。不帶袖子的上衣叫“坎肩兒”，“坎肩兒”就是“砍肩兒”，從肩膀那兒砍去，那就没有袖子了。文獻與現代方言音義密切符合，所以把“砍”寄放在“坎”的位置。

叁 有的字<切韻>系統的韻書雖然收了，源流還是需要探討(蔡揆度)

F. <切三>之韻：“蔡，延誼沫，俟之反。”<王韻>俟滙反，<廣韻>俟甾切，音同。“蔡”字的音韻地位是“禪二等母之韻”參看拙著《切韻音系》一九五六年新版 92, 93, 127 是確定的。<爾雅·釋言>：“蔡，叢也。”郭注：“漉漉出涎沫。”<說文>“蔡”字段注：“<國語>、<史記>：‘龍蔡’，韋昭曰：‘蔡，龍所

吐沫’。”“螻”字的意思也是明白的，就是口水。不過這個字在現代方言裏的地位還需要探討。浙江溫嶺、溫州，安徽屯溪、休寧，湖南耒陽，這五處水蛭(螻蟻)的叫名一致，為我們提供了線索。

水蛭溫嶺叫 [ʔmoŋ zɿŋ]，溫州叫 [moŋk zɿŋ]，以音義求之，說是“馬螻”聲韻調都符合，那就是說水蛭是由馬的口水變成的。

水蛭耒陽叫“馬時蟲” [maŋ ·sɿ ʔiŋŋɿ] 《湘潭大學學報·1983增刊·湖南方言專輯》146 鍾隆林文。“時”字就是“螻”字。有位皖南的朋友告訴我，水蛭屯溪、休寧都叫“馬螻”，這個“虫”旁“時”也就是“螻”字。因為這三處方言之韻照莊和照章兩組聲母字沒有分別。

又溫州“泥螺”叫“泥螻” [niŋɿ zɿŋɿ]。大概是因為泥螺這種軟體動物涎沫特多，所以叫泥螻。溫州馬螻、泥螻兩條都是鄭張尚芳同志告訴我的。

G.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一九七三年：“拃(搽) zhǎ [tʂɑɿ] ①張開大拇指和中指(或小指)來量長度。②量詞，表示張開的大拇指和中指(或小指)兩端間的距離：這塊布有三~寬。”有人對“拃”本作“搽”提出疑問。案《集韻》陌韻：“搽，手度物，或作擘”，陟格切。陟格切今讀 [tʂɑɿ]，古知母今讀 [tʂ] 聲母，古入聲今讀上聲，都符合常例，古陌二等韻今讀 [a] 韻母需要說明。現代方言，陌二等麥兩韻常常不分。北京這兩韻有少數字讀 [a] 韻母。例如：“劃《唐韻》胡麥反” [xuɑŋ]，不過這個音可能受“畫《唐韻》胡卦反”字的影響。(“柵”字這裏不討論。)又如蝗蟲叫 [maŋ ·tʂɑ] (一般寫作螻蚱)，[·tʂɑ] 這個音可能與“螻”字有關。《集韻》陌韻：“螻，土螻，蟲名，似蝗而小，或作虵、蛇”，陟格切。《集韻》這一條根據《爾雅·釋蟲》“土螻，螻蛄”郭注。《方言》十一“螻…南楚之外謂之螻螻。郭注：[螻]即蝗也，莫鍾反。螻音近詐，[螻螻]亦呼虵蛸。”郝懿行《爾雅義疏》：“今按，[山東]登萊人呼虵蛸，音如馮詐。”這個“馮詐”就是 [maŋ ·tʂɑ]。

明代末年的假借字提供“拃”本作“搽”的證據，《金瓶梅詞話》五二 1 描寫當時的惡俗，小脚“剛三寸，恰半窄”，又五二 2 “剛半掬，恰三寸”。“半窄”就是“半掬”，都是“搽，手度物”的量詞用法。“掬”是新造的形聲字，看不出音來(同書二七 10 有“大掬步”)。“窄”大概是同音替代。“窄”字《廣韻》陌韻側伯切。“搽”寫成“窄”，說明《金瓶梅詞話》寫作時，知母和照莊母不分。其實《廣韻》裏已經出現這類現象。就在陌韻裏，“舴艋小舟”的“舴”《切三》和《唐韻》、《王韻》都只有知母的音，《廣韻》又收一個照莊母的音。

手度物的“搽”字不見於《說文》，以音義求之，可能和“磔”字同出一源。《說文》五下桀部：“磔，辜也。”《廣雅·釋詁》一“磔，張也”，三“磔，開也”，王念孫注引玄應《衆經音義》卷十四引《通俗文》云：“張申曰磔。”《唐韻》陌韻：“磔，張也，陟格反。”(《切三》略同，有誤字。)《廣韻》陌韻：“磔，張也，開也；《爾雅》曰：祭風曰磔；陟格切。”總之，“磔”的中心意義是張也、開也，專用意義有酷刑、祭風，都和中心意義有關。張手以度物是另一個專用的意義，跟手有關所以從手旁作“搽”就是《集韻》收的字。《金瓶梅詞話》常常用同音替代，把張手度物的“搽”寫成“窄”。

H. “廈”字北京音有 [qian] 和 [ʂan] 兩音，常常引起人誤會。其實這兩個音來歷是不同的。《廣韻》“廈”字只有一個音，注云“廈屋”，胡雅切。此“廈屋”即《詩·秦風·權輿》：“於我乎夏屋渠渠”的“夏屋”。毛傳：“夏，大也。”釋文“夏，胡雅反。”《廣韻》櫛韻“蠶”字注引淮南子[·說林訓]云：“大廈成而燕雀相賀，湯沐具而蟻蝨相弔”《四庫叢刊》影印劉泮生抄本十七 7 大廈句在後。”《淮南·本經訓》：“大廈曾層加，擬於崑崙。”高注：“大廈，大屋也。”同上本 8

《集韻》馬韻：“廈，大屋”，亥雅切。禡韻：“廈，旁屋也，或作庠”，所嫁切。用法的區別和文獻符合。(宋跋本《王韻》馬韻：“廈，舍”，胡雅反。禡韻：“廈，廈屋”，色亞反。敦煌本《王韻》同。禡韻的音和舊注不合。項跋本《王韻》缺馬韻，禡韻無廈字，無從校訂。)訥菴本《中原音韻》家麻

部去聲：

下疔夏嚇罇暇廈○化畫華蟻樺話○那○罷霸欄靶壩靶○卦掛○晒傍屋

跟“下”同音的“廈”來自古匣母，相當於《集韻》亥雅切。“晒傍屋”就是《集韻》所嫁切的“廈”。音義區別跟《集韻》相同。

北京高樓大廈的廈向來說 [ɕiav]，前廊後廈的廈說 [sav]。音義和《集韻》符合。上引《淮南子》兩個例和庾信《擬連珠》：“是以大廈既焚，不可灑之以淚”《全後周文》十一-7，三處都是說的“大廈”。《劉知遠諸宮調》一-10：“西廈內着眼頻觀”，說的是旁屋，西廈就是西房。

“廈”字的兩種用法在《金瓶梅詞話》裏分得很清楚，前者是“廣廈、大廈”，後者是“低廈、廈子”。《金瓶梅詞話》四九 16：“任你大廈高堂”，六四 6：“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”，七九 19：“我夢見大廈將頹，……大廈將頹，夫君有厄”：這三處是大廈的“廈” [ɕiav]。又四八 4：“買些磚瓦來，蓋上兩間廈子，却不好？……蓋兩間廈子倒不好了”，九十 10：“不多幾家人家，都是矮房低廈”，九六 9：“我外邊賃着一間廈子”，九六 10：“侯林兒賃下半間廈子”：這四處是旁屋的“廈” [sav]。

高樓大廈並非一般口語，前廊後廈和旁屋的廈才是口語，所以方言裏用的往往是後者。先舉幾個地方志的例子：

《宜陽縣志》光緒辛巳（公元一八八一年）六 10：“兩廈曰廂房”。《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匯編》九 39

《洛寧縣志》民國六年（公元一九一七年）二 28：“廂房謂之廈子”。同上九 41

《遵義府志》道光二十一年（公元一八四一年）二十 23：“旁屋曰廈”。同上 210

《敘州府志》光緒二十一年（公元一八九五年）二二 10：“旁屋曰廈”。同上二 231

就現代方言而言，旁屋的廈聲調有上聲的，韻母有合口的，但是從聲母看，都是從審生母來，不是從匣母來的。

遼寧長海方言“偏廈子靠山牆搭的小房” [p'ianɿ θav ·tθə] 《方言》1981.100，陝西商縣“廈子房上房前兩邊的小房子” [sav ·tsɿ faŋɿ]，耒陽“披廈靠着山牆搭的小間” [p'iɿ ·sa] 《湘潭大學學報·1983 增刊·湖南方言專輯》145 鍾隆林文，武漢“偏廈” [p'ienɿ ·sua] 《方言》1981.226，貴陽“偏廈” [p'ianɿ suaɿ] 《方言》1981.129，江西高安（老屋周家）“廈俱後廈（廚房，兼放雜物），俱稱當於‘子’” [sav ·li] 《方言》1982.74，武漢“廈”讀合口，商縣、高安“廈”讀上聲，貴陽“廈”讀合口上聲，還要進一步研究。耒陽和武漢“廈”字輕聲，看不出本調。長海和北京一樣，“廈”字都是 [a] 韻去聲，來自所嫁切。

北京高樓大廈的“廈” [ɕiav] 近來也有人說 [sav]，那是因為受了前廊後廈 [sav] 的影響。這是一種多音字合併的現象。一個字幾個音，除非都是口語常用字，常用的音往往侵犯不常用的音，幾個音就併成一個音。廈 [ɕiav] 向 [sav] 變的過程是頻率消長的過程。原來都說大廈 [ɕiav]；後來有人說大廈 [sav]，多數人還是說大廈 [ɕiav]；後來兩個音平分秋色，幾乎一樣多；然後說 [sav] 的比說 [ɕiav] 的多。這時候編字典的作出讓步，說大廈 [ɕiav] 的就是少數人老派的讀音了。目前，從耳朵上首先知道福建省南部那個港口的人是說“廈 [ɕiav] 門”；從文字上首先知道“廈門”的人也有說“廈 [sav] 門”的了。